

陕西传统剧目汇编

秦腔

第三十八集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印

编 辑 说 明

陕西戏曲发展历史悠久，不仅剧种多，而且拥有丰富的剧目；但以往对这些十分珍贵的艺术遗产，多以抄本或艺人口传，流传于民间，很少出版。现在为了适应各地演出单位和剧作者、研究者的需要，特编印《陕西传统剧目汇编》。

《汇编》中的剧本，有的目前正在流行上演；有的经过改编、整理即可上演；有的虽无法上演，却有研究参考价值。

《汇编》中各剧本的来源，凡属口述抄本，都写明口述者姓名；凡属艺人或爱好者保存本，都写明保存者姓名；至于收存日久，一时考证不清来源的，只好暂缺。为了完整地保存剧目资料，所编剧本，除对错别字、句进行必要的校勘外，一般均保持了剧目原貌。

鉴于我们水平有限，编辑工作难能尽善，尚望知者指正。



目 录

閻人祸	(1)
桃花媒	(87)
海棠计	(131)
毁家助饷	(177)
箭头鸳鸯	(285)
万花船	(329)
香罗带	(377)
乱点鸳鸯	(433)
鱼水缘	(467)

秦腔

阉人祸

编剧 阮宜青

说 明

东汉灵帝时，宦官王甫、曹节勾结李皓、段熲等残害忠良。苏谦、李膺均被害死。苏子不韦与李女苑荣为未婚夫妻。一日，二人正与好友杨球及杨妻张蕙商议复仇之策，李皓所差之提骑来到。不韦偶出，闻风躲过，杨球及二女子均被锁拿入京。王甫将杨球夫妇留给自己作仆，将苑荣赏给李皓。

苏不韦尾随入京，混入李府，与苑荣共谋杀李。事败，逃入窦武府中藏身。杨球在王府听得阉党陷害窦、陈之密谋，乃纵火乘乱逃出，至窦府与不韦相见。适陈藩来府，杨即将所听告陈。这时窦武赴寝宫未归，陈差不韦与窦送信。杨球被委为平原郡令。

不韦送信途中，闻听窦、陈已经被害，适从弟苏潜探知李父坟陵来告，二人乃掘墓戮尸，并割下首级悬于京城示众。曹节看首级时，被不韦用箭射死。李皓伤心而亡。王甫被赫引退。段熲继李皓掌权，欲收服人心，征召不韦入京作官。不韦托疾不出，段复差人杀死不韦夫妇及全家六十多口。后，杨球升任司隶校尉，得不韦家仆之状子，乃奏明皇帝，将王甫、段熲等宦党一网打尽。至此，由桓及灵，数十年之阉祸暂为消除。

场 目

第一场	论 辩	第七场	计 逃
第二场	出 逃	第八场	戮 尸
第三场	投 奸	第九场	显 报
第四场	协 婚	第十场	赈 民
第五场	屠 民	第十一场	杀 苏
第六场	刺 李	第十二场	惩 奸

人 物 表

苏不韦	小生	名士	李皓	净	太尉
杨球	小生		段炳	丑	司隶
苏哲	老生	家人	董珊	旦	李皓妻
苏潜	小生		曹节	彩白	内监
李菀荣	正旦	小姐	王夫人	净	
张蕙	小旦	小姐	卫军	老旦	侍卫
黄氏	老旦	夫人	厨役	杂	
黄思德	老生	黄氏弟	老仆人	杂	太傅
王甫	白净	太监	陈蕃	生	陈蕃家人
王萌	小净	太守	陈蕃	老旦	
王吉	小净	沛郡相		杂	
沈毅民	杂	寨主		杂	
沅义	杂	圩长		丑旦	
张礼	杂	圩长		杂	
张方	须生	秀士		杂	
张贤	净	禁军		杂	
校丁	杂	给事		杂	
军士	杂			内监	执事
家提	杂			人役多人	内侍
骑士	杂			人役多人	

第一场 论 辩

〔苏不韦上。

苏不韦 (引) 力学为明德，
学有成，救民报国。
(诗) 一人居上总朝纲，
万事何能尽按章？
群小从中窃权势，
人民受了大灾殃。

小生苏不韦。扶风人氏，幼从窦公读书，得聘李膺先生之女为妻，私心甚为欣慰，因事尚未完娶。老母在堂，父亲现拜金城太守，居官清白，颇著政声。今日是我约了好友杨球，来家同习书理，研求政术，以备他年之用。只好静候他了。

(唱) 汉刘秉政二百年，
今日政权落宦官。
党祸大兴民涂炭，
士人个个不得安。
阉寺专横无忌惮，
残民玩法罪万端。
满朝尽是懦弱汉，
只知谄媚承贼欢。
大好江山真可惜，
得时定要除奸谗。

〔杨球上。

杨 球 (唱) 随父经商到扶风，
深幸得遇不韦兄。
苏君作事有热性，
我要学他样儿行。

来此已是，待我入见。

苏不韦 方正老弟，你才来了。请坐、请坐！

杨 球 (揖) 有座。小弟来迟，致劳仁兄久候，为弟甚觉抱歉。

苏不韦 (笑) 不怪老弟来迟，只怪为兄盼望的过切了！

(唱) 兄爱弟为人有肝胆，
为国家必定负支肩。
到将来果能如兄愿，
必须解除民倒悬。
放眼看今日这局面，
尽都是阉人窃政权。
普天下人民没不怨，
除阉患是我辈当务之先。

杨 球 唉，我的哥哥呀！

(唱) 今若辈能造成人民恨怨，
全都由这制度使其必然。
那皇王居住在深宫内院，
与阉寺朝夕共嬉笑留连。
臣与民同皇帝终身没见，
由何处能令他生出爱怜？
为日久那政权无形改变，
施淫或害天下流毒无边。
蒙哥哥将小弟一番劝勉，
铭五内得时机定除奸谗。

怕的是弟一人才力有限，
恐不能除恶尽拔本塞源。

苏不韦 (唱) 听高论不由我喜笑满面，
老贤弟到后来必能践言。
改制度塞根源恐酿大乱，
救人民尽心力且顾目前。

兄已明知酿此祸根，全由皇朝制度所生，亦由
皇帝私心专欲，不爱人民，亲信奴才演成此祸。只
是由来已久，极难更张，而今汉政式微，天下惶
惶，行将作乱，我辈得时先去目前大患，抽薪止
沸，以俟人心安定，方好从容治理。

杨球 弟知其一，未明其二，多蒙哥哥训诲，弟以后决不敢
猛浪从政，必须三思而后行。

苏不韦 是呀，人由自然而生，政由人造而成。初则因时制
宜，久则弊害丛生。以汉朝今日的政化，比较唐虞
时代治理，优劣共见，贤愚早分。

杨球 其故安在？

苏不韦 当日是由人民中创造政化，各尽其长。今日是由皇
朝私造刑法，惟护其短。一公一私，利害自异了。

杨球 我好难也！

(唱) 人生世与国家相隔太远，
为生存他只顾保守目前。
他只知世界上生活改变，
无教养民与国毫不粘连。
待英雄事成后威力已显，
惟只有讲顺从苟且迁延。
似这样为讨那一时方便，
才酿成今日的政权倒颠。

你与我讲朝中如役混乱，
不由弟到后来加了熬煎。

苏不韦 (笑) 老弟何必对未来的事儿加忧？你我今日所约，本为习书研理，说了半天闲话，未免耽误正事。你我且看起书来！

〔苏哲内白：走呀！

〔苏哲上。

苏 哲 (唱) 离京城走的我精疲力倦，
李皓贼害老爷真实可怜。
我家主名苏谦居官良善，
因得罪李皓贼命丧黄泉。
连夜晚出京城向回奔窜，
猛抬头已来在自家门前。(进，又止)
且慢，是我这样惶惶张张入得门去，报与公子，岂
不将他吓死，或是将他气病，我又干了一场何事？
待我整装去见，慢慢告知与他。(整装，入，拜)
公子在上，老奴苏哲参见。

苏不韦 老哥哥，你怎一人回家？我父亲现在何处？

苏 哲 老爷现在京都。

苏不韦 父亲在京有何公干？

苏 哲 (作迟疑态) ……

苏不韦 (怀疑) 我父因何入京？赶快说来。

杨 球 老管家，赶快说来。

苏 哲 老爷由金城奉调入京。到了京城，朝廷不问青红皂白，便将老爷下入天牢。

苏不韦 你待怎讲？

苏 哲 下入天牢。

苏不韦 真真气杀人也！(作气态) 你说下入天牢，因的甚

事？

杨 球 （作气态）为的甚事？

苏 哲 两位公子切勿急躁，听老奴与你详细讲来。

杨 球 苏不韦
你快讲来！

苏 哲 老爷从前在魏郡督商任内，美阳令李皓贪赃枉法，曾被老爷查出。本应严办，老爷念他文学甚好，从宽降职。谁知李皓投在内阁曹节、王甫门下，不到几年，而今竟升到司隶校尉之职。是他怀恨老爷，本奏皇上，诬陷老爷毁谤朝政，图谋兴革。皇上大怒，传旨将老爷由金城锁拿入京，下入天牢。尚未审问，那李贼贿赂狱吏将老爷……

杨 球 苏不韦
怎么样？

苏 哲 （泣）将老爷拷死狱中了。死后又将首级斩了。

苏不韦 哎呀，父亲（昏倒）

苏 哲 公子醒得。

苏不韦 （唱）听一言不由我肝肠寸断，

杨 球 哥哥苏醒！

苏不韦 哎呀，我的爹爹呀！

（唱）朝堂上可真成黑暗无天。

李皓贼凭权财将父暗陷，

这冤仇我定要报之他年。

那伍员鞭君尸尚能报怨，

苏不韦我要学古代英贤。

回头来将苏哲一声呼唤，

父灵柩到如今存放哪边？

老哥哥，我父亲的灵柩，现厝何处？

苏 哲 老奴得了老爷凶信，去到妾府，托人由狱中将尸体

运出，棺殓妥当，现厝洛阳西乡庙内，老奴赶回报于公子，好设法搬柩。

苏不韦 老哥哥路上辛苦，且请下边休息。待我变卖田亩，筹下路费，好请老哥哥前去搬尸。到族下且莫声张，只将我那从弟苏潜叫来。

苏 哲 遵命。哎！（下）

杨 球 哥哥不便出门，变卖田亩之事，交与为弟同苏潜去办。

苏不韦 （泣）兄报仇心急，望弟加紧办理。

杨 球 此等大事，望哥哥谨秘为要，候葬了伯父，徐图报仇，以免李贼知觉，事更费手。

苏 哲 老弟所见甚是，兄当谨记。正是：
深悲老父含冤死，

杨 球 官宦如此况小民。（同下）

第二场 出逃

〔李菀荣上。〕

李菀荣 （引）身遭忧患，受配遣，
母女有谁怜。

依家李菀荣，襄城人氏。老父李膺与汉为臣，官拜度辽将军司隶校尉。忠诚报国，学兼文武。只因野王令张朔贪残害民，冤杀孕妇，一经告发，老父讯实，按律处斩。内阁张让怀恨杀弟之仇，党禁事起，张让藉张俭之事，将老父罗致于内，以致毙命狱中。（泣）我母女二人也被充发萧关，不能远

走。父友张俭流亡经此，将女儿张蕙留与我家。我二人因性情相投，结为姊妹。近日母亲闻听人言，朝中追求张俭叔父甚急，等候妹妹到来，再商量应付之法了。

(唱) 朝堂上他不知赏罚之道，
正善良纵强暴快意一朝。
待酿成天下乱无法自了，
惟只有任自然玉殒冰消。

〔张蕙上。〕

张 蕙 (唱) 哪料想读诗书能招大祸，
父逃亡丢孤女受此风波。
这几天见姐姐愁眉倒锁，
我要问她究竟为着什么？

半日不见姐姐，你到哪里去了？

李菀荣 我在厨下，报洗灶具去了，耽延多时，并未出外。
张 蕙 怎不说知，叫我好急。(思) 妹妹我有一事不明，要问姐姐。

李菀荣 (笑) 你有何事问我？

张 蕙 这几天来，每见姐姐背人不语，愁锁眉尖，唉声叹气为着何事？

李菀荣 唉，妹妹！你我父亲都因得罪朝中阉官，将我们闹成这般光景了。母亲闻到人说，朝廷追求叔父甚急，设或知道妹妹在此，不但将妹妹捉拿去，势必将母亲与姐姐带去，谁受得了狱吏、狱卒那样的欺侮。为姊发愁，就是为此呀！

(唱) 那阉官他只顾作威作福，
全不知众百姓怎样生活。
者父亲既结下前因后果，

叫你找到今天怎得奈何？

张蕙 既是母亲听得人说，何不请出母亲问个究竟。亦好商量避祸之法。

李莞荣 妹妹说的也是。孩儿有请母亲。

〔黄氏上。〕

黄氏 （念）夫君含冤苦，
母女叹伶仃。（入坐）

李莞荣 母亲万福。

张蕙 少礼坐了。

李莞荣 告坐。

张蕙 告坐。

黄氏 你等请出我来，有何事讲？

张蕙 姐姐言说，义母听得人言，朝中追求我父甚急，不知他们是怎样说法？请义母讲了出来，我们也好预防。

黄氏 儿呀！

（唱）你父亲张元节名高贾祸，
因轻看贼朱并惹起风波。
那贼子与内阁暗中勾妥，
上告文说你父诽谤朝阁。
因此案连带人为数甚夥，
你父亲得人望逃出网罗。
在前天有朋友对我说过，
那阁寺对你父绝不放脱。

只因你父平日对朱并甚为鄙视，那贼怀恨在心，
贿通阁官，诬告你父联合当世文士二十四人，意欲
另立明主，重整朝纲。因此皇帝大怒，遍差提骑到
处捉拿于他。恐怕不日就会寻到这里。

张蕙 那么我们就该早想逃避之法。

李苑荣 你我都是被罪之人，逃出谁敢收留？

黄氏 是呀，无人收留，怎能逃走？

张蕙 住不敢住，走不能走，这却怎处？

〔黄思德内声：走呀！

〔黄思德上。

黄思德 （唱）离襄城巧改装怕人识破，

看姐姐送银钱度她过活。

老夫黄思德，来在萧关探视大姐。（走寻）大约在此，待我叩门。

黄氏 是谁叩门？

黄思德 思良姐开门来！

〔黄氏开门，黄思德进门。

黄氏 兄弟来了。

黄氏 李苑荣 兄弟怎得来此？

黄思德 她是何人？

黄氏 这就是张俭贤弟的女儿张蕙，我已收为义女。

张蕙 参见舅父。

黄思德 少礼。各请坐地。

〔黄氏等坐。

黄思德 老仆李义，回到家中言讲，我才知你母女居住在此。弟将家中庄田变卖兑来银两，改换成民装亲自送来。（递包）藉看姐姐情形，好作以后计算。

黄氏 兄弟来的正好，我们恐怕在此住不成了。

黄思德 莫非因朝中捉拿张贤弟之事吗？

李苑荣 张蕙 正是因此。

黄思德 我在途中早已得信，已为你母女想下安身之处了。